

崔東壁遺書

考古續說目錄

卷一

節錄昌黎韓子論道數則

前人舊說八則

附考古質
疑二則

觀書餘論七則

三代經制通考

附刑法同異考

卷二

東周大事摘考

附漢為
堯後考

齊桓霸業附考

附齊為
田氏考

竹書紀年辨偽

附論伏生傳經之功

考古續說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節錄昌黎韓子論道數則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

長。原道

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

泯也。

與孟尚書書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

送浮屠文暢序

按道統即治法也。治法即道統也。聖人之道。非徒自治其身而已。必將上體天心。而使天下民物皆得其所也。故言道統者。必始於堯舜。而後繼以湯文。迨於孔子。孟子末章言之明矣。但孔子不得位。不能紹堯舜之盛治。故不得已而傳詩書。修春秋。發明堯舜之道。以教授諸弟子。而使不

墜於地。故凡孔子所言之理。即堯舜所行之事。非有二也。是以韓子論道。必自堯舜推而下之。而謂周公孔子之所書於冊者。即堯舜之道。後人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大壞。誠深明乎聖道之本原也。乃近世儒者。但知宗孔子而不知述堯舜。但知談理而多略於論事。以致唐虞三代之事。多失其真。甚至異端迭起。各尊其始。為教之人。而視堯舜若糝糠然。嗚呼。使自古無堯舜。人何以自異於禽獸。如之何其可以忘所本也。故今於考信錄成之後。以韓子之論冠續說之始。學者觀之。其尚知所本乎。

前人舊說八則

考信錄成之後。暇中觀前人書。往往有辨古事之是非。古書之真偽。與錄中所言。互相發明者。既未及采入錄中。且多泛論古書。亦難專係之於一代。故並編之於續說中。以為學人考古之一助云。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閭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

祖本紀言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閭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閭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禹母嚙燕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閭背。夫如是閭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及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

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

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

王充論衡

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

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為有。持為指實。何

其妄哉。

此處刪數句

復有懷嬴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

仙。立言如是。豈顧邱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劉知幾史通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詞。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

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悞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贊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稽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詞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褊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稽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詞。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蟹競長。蛇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怪並可引為真事矣。同上

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

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諡灋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

黃長睿校定師

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馘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麕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愬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註家亦云。武王

以不殺為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

洪景廬容齋題跋

劉向敘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間矣。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

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記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反覆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効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戰同上。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

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屨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為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

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邱卒。世本左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倉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嬀。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顏氏家訓

附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二則。

大慶觀孔叢子詰墨篇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聖。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

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後作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原註以上乃孔叢子所載孔鮒子魚詰墨詞之大慶謂戰國之世。諸子橫議。如墨子假託晏子之言以毀聖人。子魚以年世辨之。則墨子之妄固可見矣。大慶又考之魯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史記于齊世家載夾谷之會云。是歲晏嬰卒。然則白公之亂。嬰死已二十二年矣。左傳齊景公薨于魯哀公之五年。是時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無是事。而景公晏子亦無是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謗。宜乎孟軻闢之以禽獸。

按白公之亂。在孔子卒後。佛肸之畔。亦在孔子卒後。既可